

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
音樂歷史·傳記叢書

奧塔卡·希渥萊克著

德沃夏克傳

朱少坤譯

新音樂出版社

一九五四·十一月

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音樂歷史傳記叢書

德沃夏克傳

奧塔卡·希渥萊克著

朱少坤譯

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編譯室校

萬葉 上善 敦齊 合併粗穎

新音樂出版社

一九五四·上海

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
音樂歷史·傳記叢書

德沃夏克傳

編輯者 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編譯室
主編者 沈知白
原著者 奧塔卡·希涅萊克
翻譯者 朱少坤
校訂者 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編譯室
裝幀者 池寧錢君每

*

有著作權

〔書號 192〕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五日初版第一次印刷

上海印 1—2000 冊

資價一萬一千圓

萬葉 上音 教育 合併組織

新音樂出版社

上海南昌路四三弄七六號

電話 八四九七九 八七五五四

電報掛號 三零零五零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四四號

文豐印刷廠製版

信誠印刷廠承印

北中興釘作承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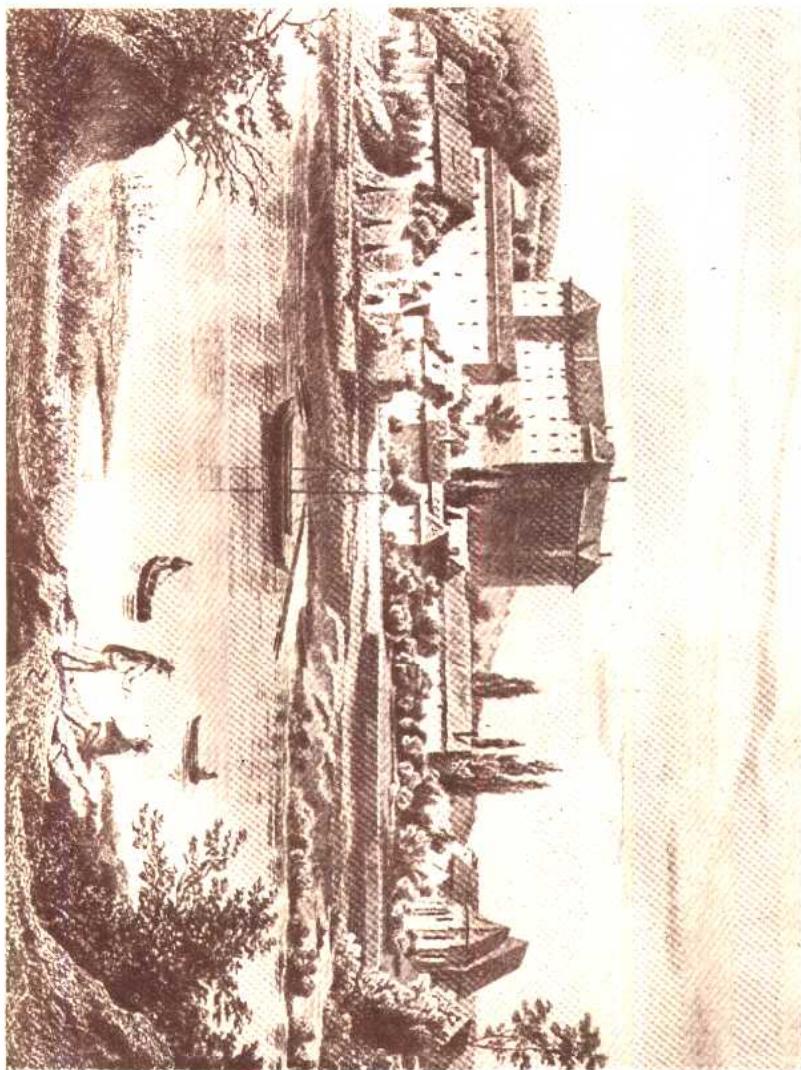
*

本書原書名、原著者及原出版處

ANTONÍNDVORÁK
His Life and Works
by Otakar Šourek
ORBIS-PRAHA
1952

內 容 提 要

本書原作者為捷克音樂評論權威，以研究德沃夏克而著稱於世。書中詳述德沃夏克畢生艱苦奮鬥的過程與重要作品的特點，而使讀者認識到德沃夏克的崇高人格，真誠樸實的品質，愛祖國、愛鄉土的熱忱，卓越的創作才能及其偉大成就對世界音樂文化所起的影響。



德沃夏克的誕生地點：波希米亞尼拉霍士夫村



德沃夏克一八九一年在劍橋大學受榮譽博士學位時所攝

(3)

4.

5.

The Standard Workers
have been persecuted
very much under
various directions
and the Standard workers
are the Standard workers

I have no mail for me.
I want not expect to
get out of you like he before
from the Standard the
postman has now
come down to Standard
to you.

Standard (P.S.)
I shall not fail to send
you all your letters
as you ple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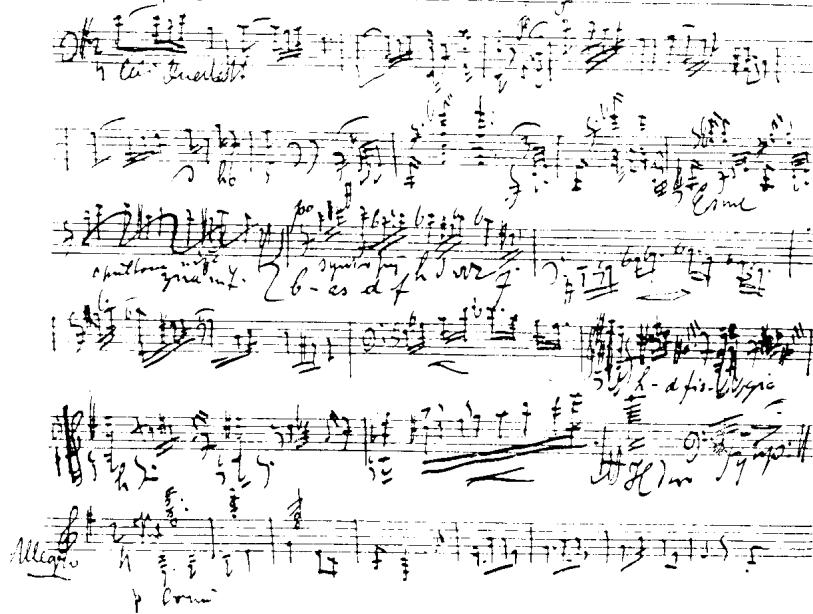
Yours,



I remain & always
Yours sincerely

John Brown

Sinfonia E minor
Pisces & Taurus (Emerson)
New York 1873.



“新世界交響曲”開始幾小節的草稿

引言

捷克音樂的發展很久沒有受到世人的注意。在音樂史裏，不是把它撇開不談，就是用極端歪曲的方式來敘述它的特徵。雖然捷克一度被稱爲『歐洲的音樂學院』，但這個光榮的稱號只是指它的音樂演奏而言，至於這個民族的音樂創作方面的才能卻始終完全爲人所忽視。

但是，在初期的歐洲音樂史中，已有力地證明了這種音樂創作才能的存在。從十三世紀流傳下來的最早的捷克宗教歌曲主，賜給我們恩惠吧和聖溫茨拉士就是明證；其次我們可以把十五世紀初歌頌胡斯教徒的非常雄壯的讚美詩作爲例子，其中尤以你們這些上帝的戰士們爲最著名。上述的兩類音樂作品都是來自民間的，這一點也是它們的特徵。

後來，由於捷克民族失去了獨立，並在各方面——民族、宗教、社會——受到了沉重的壓迫，捷克的音樂創作似乎也受到了長期的窒息。它被完全限制於宗教儀式音樂的狹窄範圍內，至於世俗音樂方面的傑出音樂家不得不移居國外而融入世界音樂的總的發展中。

但是這種窒息祇是表面而已。在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波希米亞宗教音樂中的確人材輩出，他們的著作都具有偉大的價值和活力，至今還引起聽衆的驚羨。其中一些最著名的，如布拉格的教堂樂師波

赫斯拉夫·馬太·契爾諾霍爾斯基（一六八四——七四二）、約翰·查赫（一六九九——七七三）、西蒙·勃里克西（一六九三——七三五）、約翰·洛赫立斯·伍爾斯萊其爾（一七二四——七八八）、法蘭底希克·勃里克西（一七三二——七七一）和約翰·安東寧·柯茲羅（一七三八——八一四）都值得在此處一提。另一方面，在移居國外的捷克音樂家中，也有許多傑出人才，他們與外族音樂家抗衡，並在各時期的音樂發展中不斷地起着重要的作用，常為外族音樂開闢新的途徑，甚至加速了它的發展。在這些原籍捷克的音樂家中，我們所想到的有：約瑟夫·密斯里夫契克，在意大利他有『神聖的波希米亞人』之稱（一七三七——七八一），在巴黎有以音樂學家著稱的安東寧·雷卻（一七七〇——一八三六）、約翰·柯嵐福士（一七四五——七九〇）和一個卓越的法國號演奏家約翰·華茨拉夫·斯底赫，筆名喬望尼·朋多（一七四六——八〇三），在德國，首先是在曼海姆改革派的約翰·華茨拉夫·斯塔米茨（一七一七——七六一）及其兒子卡萊爾（一七四六——八三一）和約翰·安東寧（一七五四——八〇九？），此外還有為戲劇寫插曲的首創者葉希·班達（一七二二——七九五）和多產的鋼琴樂曲作家約翰·拉第斯拉夫·杜悉克（一七六〇——一八二二）；在維也納有約翰·范恩哈爾（一七三〇——一八一三）、華茨拉夫·畢契爾（一七四一——一八〇五）、法蘭底希克·雷斯勒·羅斯蒂（一七五〇——一七九二）、雷渥布特·安東寧·柯茲羅（一七五二——一八一八）、柏弗爾（一七五六——一八〇八）和安東寧（一七六一——一八二〇）弗朗尼茨基昆仲以及許多其他人物，一直到約翰·雨果·伏契希克（一七九一——一八二五），這個作曲家已經顯然傾向於浪漫主義了。

在這些移居外國的捷克音樂家中，有些人沉浸於當時盛行的意大利音樂風格中，另外一些直接奠定了音樂古典主義的基礎，如曼海姆改革派的約翰·華茨拉夫·斯塔米茨就是一例。他們都顯出十分重要的創造才能，並對世界音樂貢獻了典型的捷克風格的曲調，這些曲調由於人們對捷克民歌的愛好日漸增長而流行，並且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浪漫主義因素已佔優勢的音樂中，更有力地傳播開來。這種趨勢是由音樂界的傑出人物華茨拉夫·約翰·托馬希克（一七七四—一八五〇）開始的，接踵而起的是法蘭底希克·希克羅潑（第一部捷克歌劇和捷克斯洛伐克國歌第一部分的作者，一八〇一—一八六二）、他的兄弟約翰（一八一一—一八九二）、華茨拉夫·尹特希契·維特（一八〇六—一八六四）、約瑟夫·理查·羅士柯希尼（一八三三—一九一三）、維萊姆·勃洛特克（一八三四—一八七四）、伏伊台契·赫希馬里（一八四二—一九〇八）、卡萊爾·希勃（一八四三—一九〇三）、卡萊爾·朋特爾（一八三八—一八九七）和柏弗爾·克希士柯夫斯基（一八二〇—一八八五）。這一長串名字當中還應包括愛德華·納濃拉夫尼克（一八三九—一九一五），可是他受俄羅斯音樂的薰染，並且主持聖彼得堡（現在的列寧格勒）皇家歌劇院多年，因而他已歸入俄羅斯音樂史中。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來，這些十九世紀初期的音樂家，為捷克民族音樂的建立，逐漸作好了準備，雖然他們礙於折衷主義的思想，一時不能做到這點。（柏弗爾·克希士柯夫斯基根據摩拉維亞民間音樂所寫的富有活力的合唱曲，是唯一不受折衷主義精神限制的。）那時只差具有特殊才氣和高度藝術能力的人物，來促成捷克民族音樂的產生。他們終於出現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期，當時捷克民族正處於與

匈帝國統治之下，日漸感覺到異族統治的壓力。反抗的火焰，由於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事件而燃燒着整個民族的心靈，終於給了音樂家最有效而又最有力的激勵。

第一個偉大人物是培德葉赫·史美塔那（一八二四——一八八四）。他是一個堅毅的音樂家，他的經營才能為捷克音樂指出了應走的正確路向、應汲取的源泉、應完成的任務和應採取的表現方式。由於史美塔那發揮了他最大的藝術才能，並且由於他把自己和國家的生命與歷史融而為一，他完全做到了上面各點。因此他使捷克的音樂能與世界各國的音樂分庭抗禮。他寫的八部歌劇都是取材於捷克人民的生活、捷克的神話和歷史，還有他那不朽的交響詩《我的祖國》、許多情感豐富的室內樂曲、許多受捷克舞曲的啓發而寫成的樂曲以及許多合唱曲和歌曲——這些作品就是史美塔那為新的民族風格的捷克音樂所打下的基礎。

有這樣一個卓絕的天才作曲家，真是捷克民族文化之幸；他的作品立下了典範，足以影響並且也確實影響到那些步他後塵的、而在捷克音樂藝術園地內有着新的功績的偉大作曲家。在十九世紀的捷克文學界，產生了這樣一些成對的著名人物如波葉那·奈姆柯伐和卡萊爾·希納克·馬哈或如約翰·聶魯達和維台斯拉夫·哈萊克；在美術界則有約瑟夫·馬納斯和米可拉希·阿萊希。同樣，在音樂方面，在時代與地位上較次於史美塔那的就是德沃夏克，他比前者小十七歲。本書所要論述的就是德沃夏克的生平和他的作品。

目 次

引言 · · · · ·	一
一 德沃夏克的生平 · · · · ·	一
二 德沃夏克的作品 · · · · ·	四
三 結論 · · · · ·	三
譯註 · · · · ·	二
德沃夏克的作品目錄 · · · · ·	一
有關德沃夏克的書目 · · · · ·	一
譯後記 · · · · ·	一

一 德沃夏克的生平

安東寧·德沃夏克的家庭出身無論在經濟上和社會地位上，都比培德葉赫·史美塔那要貧寒多了。他的父親法蘭底希克·德沃夏克（一八一四—一八九四）是尼拉霍士夫斯村（約在布拉格城之北三十公里，位於維爾塔伐河上）的一個兼做屠夫的小客店老闆。他的生活越過越苦，最後他竟貧困而死。安東寧（德沃夏克在他的初期作品上所用的名字是安東寧和雷渥布特，前者是他受洗禮的名字，後者是受『堅振禮』的名字）在一八四一年九月八日生於尼拉霍士夫斯村。他是家中八個孩子中最大的一個，按照這種家庭的習俗，長子應當繼承父親的職業，因此在十三歲的時候，他就被送到一個離家最近的市鎮士洛尼茨去當了兩年屠戶的學徒。（後來當他在英國指揮自己的作品，初露頭角的時候，當地的一家報紙發表了一篇短文，就用這樣一個標題：『從屠戶的學徒到樂隊的指揮！』）就在學宰豬的同時，他還能發展他那稀有的音樂天才；這種天才遠在他童年的初期，跟尼拉霍士夫斯村上的教師學習小提琴的時候，就已經顯露出來了。他在教堂的聖詠班中以及在他父親的小客店裏舉行的節日或慶祝場合上所表現的才能，就深為羣衆所稱賞。

在士洛尼茨，由於得到了一位風琴家而兼音樂教師的安·李曼的熱心開導，他的音樂天賦才得到

了發展。他發現了這孩子的卓越天才以後，就教他鋼琴、風琴和作曲理論，並且讓他在教堂的彌撒儀式和他自己的樂隊中參加演奏。他還勸服德沃夏克的父母不再強迫他們的兒子繼續當屠戶的學徒，而把他送進布拉格風琴學校去求學。

德沃夏克在一八五七年的秋天進了那個學校，從此就開始了他的音樂藝術生涯。一八五九年畢業於該校，名列第二；但是他仍不斷地充實自己的學識，他密切注意着布拉格的音樂生活，他到各劇院和音樂會中去觀摩演出，因此凡學校中所沒有學到的東西，他都得到了補償。當時布拉格的聽衆，除了劇院中一般的演出外，還幸運地逢到了盛極一時的音樂會，其中包括裴達士、華格納、李斯特等名家的演出。同時，他在聖塞西里樂團裏任中提琴師，也學到了很多東西。這個樂團的指揮愛潑脫喜歡按照當時的風尚演奏浪漫派和新浪漫派的樂曲。

他在風琴學校畢業後（一八五九年），就在布拉格的一個樂隊中謀得了一個中提琴師的職位。一八六二年捷克臨時國家劇院（後改建為正式國家劇院）開幕後，他就進入該院的樂隊，一直到一八七年為止，整整服務了十年，這個工作給了他許多在創作上有用的主題，特別是由於一八六六年史美塔那就任了劇院的樂隊指揮並初次演出了自己的一些早期作品。波希米亞的勃蘭登堡人、買賣婚姻和大里勃。這個成立不久的劇院境況不佳，因此他的薪水很菲薄；他不得不刻苦工作，而且還得教音樂、任教堂的風琴師，以補收入的不足。

當德沃夏克參加捷克劇院樂隊工作的時期（一八六一一八七一），也正是他最初從事創作的時

期。這時他的作品未曾演出，羣衆對這些作品也一無所知。他的創作活動也毫不受到職業音樂界的影響，但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卻在很多方面顯出了他的特色。它們顯出了他的興趣的廣泛和運用各種曲體的膽略。我們可以看到他此時寫了各種性質的樂曲：室內樂曲、序曲、長篇交響曲、歌曲、彌撒曲，甚至還有歌劇（阿爾弗萊德、國王與煤工）。我們更可以進一步看到他的所謂純音樂的作品，這些都是他自己生活體驗的真實反映，其中主要表現了他的青春——雖然不無憂鬱之處，但仍不失為健康，也表現了勇敢的鬥爭和愛的渴望。德沃夏克的創作是與偉大的古典時代和浪漫時代的作曲家，特別是貝多芬和修伯特，有着深切的淵源的，這點在他初期的作品中極明顯，同時也是他藝術中的一個主要特徵。他對新浪漫派的主要作曲家華格納和李斯特的真誠愛好，無論在前述的歌劇作品或若干室內樂曲中，都是很明顯的。這說明了他對當時的新事物的強烈求知慾以及對新事物的生氣蓬勃的反應。這種對新浪漫派作曲家的熱愛觸發了他的巨大創造力，雖然這些影響和他探求新奇的熱誠造成了他的模糊思想和蕪雜的曲體，但就另一方面說，這個時期也豐富了他今後各時期的創作想像力，特別是在和聲與音響方面，因此於他是很有益的。

布拉格的音樂界終於注意到這個謙抑的人物，因此也使他得以初步克服了創作發展上的危機。他的某些作品得到了演出，因而他有機會檢查自己作品中的優缺點。這是發生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初期。在演出了一些歌曲、室內樂曲、交響曲之後，又演出了最值得注意的、為混聲合唱團與管弦樂隊而寫的讚美詩白山的子孫，那是在一八七三年三月九日由布拉格赫拉霍爾合唱團在一個音樂會上

演出的，這給德沃夏克帶來了非常巨大的成功。這次成功不僅因爲他的音樂表情活潑勇敢，也因爲他的愛國熱情有着使人信服的語調；這也是德沃夏克後來各種作品中的一個顯著的特徵。

這個開端似乎就打破了一般人對德沃夏克的音樂作品漠不關心的情況。這讚美詩演出之後不久，布拉格音樂愛好者協會舉辦的音樂會上，立刻又把他的管弦樂隊合奏的小夜曲五月之夜和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初度演出（由史美塔那指揮）。這些成功終於使捷克劇院的負責當局對德沃夏克的音樂感到興趣，並且願意上演他的第二部歌劇國王與煤工。但是，這一次他的運氣卻不佳，在預演的時候，大家認爲這樂曲過於雜亂。結果，作者把它收了回去，後來又說已把它燬掉了。（在他死後，才知道這句話是假的。）這是德沃夏克的一次不幸，但它並未打消他的工作熱情以及全部重寫國王與煤工的總譜的決心！德沃夏克聲譽日隆，這情形也不因這次厄運而有所改變。布拉格的主要評論家開始對他有了好評。音樂會上也愈來愈常演出他的作品了。

一八七一年，德沃夏克辭去了劇院樂隊中的職務，不久並結了婚（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他的愛人安娜·契爾瑪柯娃，一個十九歲的少女，是布拉格一個金匠的女兒。她是劇院中的一個傑出的女低音。他倆的結識，在藝術或生活兩方面，對他都有極大的幫助。她生了四個女兒和兩個兒子。一九三一年她才故世。結婚之後，他就以教音樂爲生，此外他在布拉格聖阿達爾勃脫教堂中兼任風琴師，也有一點微薄收入。但這時他的主要工作是創作，因此他最需要的乃是足夠的時間和安靜的環境。